

每三日出一張  
增刊無定  
中國境內連郵  
費全年二元  
半年一元  
角日本同國  
外各埠加倍  
每月二角報資  
先惠



# 我的經濟

(瑞雲室主)

諸位見了這個題目，一定要說敝室主是一個十八世紀的迷信家，不然怎麼命也有希奇古怪起來呢？現在敝室主也不管諸位說敝室主是迷信家，將牠記了出來再講，因為照敝室主眼光看起來，這個女命的確有些希奇古怪。

敝室主住在法租界西自來火街的時候，街口一戶小煙紙店裏有一個小開（小開是男的，小開是女的）她的芳名叫銀龍，一隻牛頭馬面倒還可以派四、五個，必過一隻嘴像景琳，實在美中不足，一付驕腔，雖原之輩，亦恐不及其萬一呢。有一天，她一個人在新世界白相，遇見了一個小白臉，她就叫大銀龍，那小白臉也是個風流人物，見送上的貨色，豈有不愛之理嗎？就上去去大搭訕，不到一刻鐘，就頭就搭成，就一道到某客棧住一夜臨時公館，原來那小白臉名叫阿紅，在某洋行裏做一千三百另九號的（西崽），他倆在客棧裏窩心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就在跑馬廳邊四馬路某號租了一間後樓，做他們的小家庭，亦就宣告解散，後來這樁事，被她的城隍老爺知道了，馬上將她鎖禁在房間裏，不令她出來，一面連忙託人做媒，將她嫁給走肖生，這個走肖生倒的確是個童子貨，嫁後倒亦很要好，但走肖生是一個年纔弱冠的人，如何能經這狂風驟雨呢？所以未過半年，那走肖生亦得了阿紅一樣的病症到陰國去了，唉，走肖生的七頭不滿，她的孤性又發了，和地家對面的印刷所裏的排字員牽絲起來了，她也不管傍人談論，就此再離，那排字員非常的儉樸，所以亦稍有節蓄，自從和銀龍結了不解之緣之後，他所節省下的錢，都被銀龍揮霍了，因此心中也頗有怨望，後來因時常憂鬱悶悶，不到三年，就變成癆病了，這時的銀龍，因為不能填其慾望，因此尋野食的念頭，就油然而起，終日跑跑跳跳，吊吊小白臉，借借旅館，開開條竿，一日到夜，就在那排字員面前，不和他吵鬧，始終悶在中心，後來她肚中不知被誰放進了一塊肉，待呱呱墮地時候，呀，江北人打話乖乖不得了，原來生出個頭尖牙長，手小足大的怪物，連忙丟在八仙橋潮州墳山裏，後被某西人撿了去，在口口博物院陳列了，（此事曾載滬上各大報）那排字員因此亦就嗚呼哀哉，隨走肖生到陰國去遊歷去了，銀龍自他死後，不多幾日，又和地家姊姊牽絲了，她自從和姊姊牽絲後，始償其願了，何以呢？因為地家姊姊是一個體格健壯的偉男子，但人非鐵打，豈可終日遊此桃源洞嗎？姊姊自和他姊姊後，那偉大的身體，日見頹萎了，至去年春季，也就到鬼國去自相去了，唉，紅粉骷髏，真是殺人的利器呀，到了去年夏季，她的故態又發作了，就和地家姊姊排字員的表兄弟口口（姑隱其名，法租界菜市街單門面之口口柴炭店即此人所開也）發生肉體戀愛了，並且教口口將髮妻離異，諸君你們想她的良心多麼惡劣，不料那肉骨頭敲鼓的口口，真會得去聽她的話，將她接到店中，她竟然皇而堂之做起老板娘來了，現在敝室主還要給口口一個忠告，口口啊，趕緊回頭，日子久了，當心蹈前人的覆轍呀，（完）

# 我的經濟

好像上星期日那天，鄰女士到老朋友家樓主家裏去吃飯，共總五碗菜，一隻湯，有一碗油汆豬肉，很是可口，我問情夢樓主，這碗小菜怎麼燒法的呢？他說用豬肉把菜刀壓扁了，塗了些已着水的麵漿，加了幾粒鹽，放入油鍋內，然後取出，澆了些醋，我說，這肉都是精的，想必代價一定不小，他說不，我一錢都不出，這樣一來使得我十分奇怪，一個錢都不出，如何能夠得到這種肉呢？想必——我再問他，他說我們都是老朋友，不妨說說，實在我是向肉店及肉莊上討來的，就是對他們說，我們家中有人生病，請你割一片肉給我，你可以給我，這樣積少成多，集腋成裘，一個小菜場，起碼要有幾斤肉，豈不是大有可觀麼，霞萍你想經濟，不妨試試看。

噢，原來是經濟，現在紀錄出來，寄給梁先生，償還他文債的利息吧。（卓霞萍女士）

# 阿要氣數

(小駱駝)

我有一個朋友，在滬西聖約翰大學裏讀書，那一天是禮拜，我去拜望他，走到五隻角的地方，忽然看見路上一大堆人，好像群蜂附牆一樣，一個個嘴裏笑得像木魚一般，我一想一定又出了什麼笑料的新聞了，敝駱駝那肯錯過機會，便連忙擠進人叢去參觀參觀，原來人叢當中一個很時髦的女郎，正對一個少年在那裏大罵其山門，罵道，你瞎着眼睛，你沒有鏡子可以到坑坑邊頭去照照看，我再一看那個少年，打扮得也很漂亮，不過天公

# 夢慧報編輯生梅毒

昨日薄暮，炎陽初逝，海暑方退，新浴既罷，乃出自自由之車，馳騁於江灣路上，道旁桐樹，綠葉蔽空，路平而曠，沙塵不揚，涼風吹來，胸襟為之一暢，斯時也，馬路之中，駕車者，三五成羣，或馳驅如飛，或緩行若步，鈴聲叮當，幢幢往來，如湯江之鱗，皆作兜風之舉也，余亦意興勃勃，徘徊其中，樂也融融，幾轉輾轉，遙見一友，迎面而來，舊雨重逢，相將下車，佇立道上，共話契闊，叩其行踪，謂方在虹口竹園印務社訪友，途經此處，作歸家計矣，余一聞竹園之名，倏念及夢慧之報，問可知其近否，友曰：知之甚稔，其總編輯先生，非孫梅鶴者乎，友固口吃，吐詞不清，余又一時糊塗，誤聽孫梅鶴為生梅毒，乃亟問曰：生梅毒耶，何以知之，願聞其詳，友曰：前承左右之介，故有一日之雅，其人身長玉立，年少英俊，喜修飾，工翰墨，嘗見其在編輯室中，埋首窗下，眼勉辦公，落紙雲烟，馬工枚速，奇才也，……語未竟，余止之曰：吾識夢慧編輯，乃姓孫者，一翻翻美少也，醉吟之

# 鄉下人到上海

(四) (荷翁)

鄉下人只當一部運貨汽車是一間房間，他一看沒有人，就跳上去要想去把濕衣換去，不料他剛跳上，那汽車開了，這一來，把個鄉下人嚇得什麼似的，他想這房間怎麼會走路的，而且走得這樣快，難道碰着了妖怪不成，他不管死活，跳了下來，無巧不成事他跳下來齊巧跌在路旁的陽溝裏，鄉下人身體結實，不過稍微受一些傷，可是身上又跌得一身泥漿，他想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，連忙抬頭一看，忽見一家牆上有「浴室」二個字，他就闖了進去，脫了衣裳，問堂倌要二條毛巾，堂倌只給他一條，說道：「這裏浴浴，不比在家裏要用上下二條毛巾的，」鄉下人道：「不要當我是鄉下人，吾是上海……」堂倌知他是鄉下人，笑了一笑，又拿一塊毛巾給他，鄉下人認好了浴，堂倌過去替他揩背，他說：「不要，」恰巧堂倌是很滑稽的，故意一定要替他揩，鄉下人道：「你要揩竹槓麼？」

# 我之所謂糊裏糊塗

(無聊生)

上海英法租界的電車為啥沒有二等，印度人是印度人，為啥名之曰阿三，草帽所以避日光也，為啥上海人歡喜夜間戴草帽，容貌美麗可寫的文字很多呢，為什麼用那斯派司，女子截髮稱髮可也，為何名之曰髮作黎家姊妹式，明明是一種誹謗的文字，為啥偏偏謂性交公開呢，本報的內容是正正當當的，却謂之糊裏糊塗，



(夾二先生)

他面孔上有了那許多圈，叫他怎麼肯領教呢？但是他雄心不死依舊努力地工作，那天他看見她一個人在馬路上走，又嘻皮笑臉的實行碌碌生的甲乙丙主義，但是結果竟失敗了，天鵝肉沒有吃着，却抽着一鼻子的灰，我想碌碌生一定又要大打噴嚏了，因為他不怪自己工作不合方式，回到家裏，反大罵碌碌生的膀子經害他吃生活，諸君想想看阿要氣數此，



(再續) (無聊生)

口  
糊  
的  
妻換

(士女易木)

### ▲以妹代姊

前日敵友王君、從無錫到上海來、和我講起一樁事情、真是糊裏糊塗、我現在把牠寫在下面、以作閱者茶餘酒後的消遣、講到徐女士、一名暫勿宣布、是無錫產、住在鳳光橋畔、她的品貌、真是天然的美麗、一副伶俐的身材、和白白嫩嫩的面孔、就是西施轉世、也不過如此了、去年待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嫁於滬上七浦路永慶里一千號勿滿些丁君爲妻、勿滿兩個月、她一指徐女士的腹部、慢慢兒大起來了、「一定靠得住」、「於是丁君就告訴姊姊、說「我的妻已經怀孕了、並且肚皮是很大了、」丁君的姊姊、已經嫁給趙君、所以一切張競生的性史兄弟、多實驗了、就是一位老資格、她聽了她弟弟的話、一定知道徐女士靠勿住了、就想出一種很惡的法子來、

徐女士還有一位妹妹、生得比徐女士還要美麗幾倍哩、誰見她勿生豔羨的心呢、現在既然如此、落得以梨代桃、大約在五月裏罷、居然拿徐女士的妹妹騙到上海來了、馬上就叫徐女士回到無錫、咳、可憐的徐女士、受着這樣的驅逐、敵女士要來代她聲明、她是不過先行交易、有了這樣的害處、一班年輕

勸密司朱

(小青青)

兔  
哉  
枉  
也

# ▲我之倒霉趣事

說到想、總有些發笑的罷從袋裏摸出一張卡來、地方、我所記的一段事情說照樣兩面印、要幾角錢、製造這趣事的時代、實在有些不大開心、越想越苦惱、而且越想越慚愧、：以上的幾句話、算說書先生的引子、待我拿醒木一拍、慢慢地講出來罷、記得是民國十五年吧、那時的在下、正在一片書局裏、當一個跑街先生、有一天、閒着沒事、就在店裏休息休息、正穿好長衫整衣服、走到寫字樓旁邊、要想出去的當兒、忽然來了個絕色女郎、年紀不過十七八歲、她走進裏面、兀不作聲、那時我橫豎物、便是方才印卡片女郎微微一笑、輕輕地問道、七念六、把牠放在袋裏、女士到此、有何貴幹、她聽了這兩句話、頓時露出極得意的樣子道、先生、我想印一百張名片呢、說不管天氣熱不熱、不要命

(生草草)

## ▲糊塗醫院的報告

免者、茲將死者之姓名及病之經過報告于下、

一、(姓名)金西其(病症)吃冰淇淋一杯、偶一不慎、腹部被冰淇淋燙傷、且傷勢甚重、經本醫生施術無效身死、

二、(姓名)無名氏(病症)在電風扇下凍殭、進院時已存奄奄一息、(施術)經本醫生用白炭火燒之無效身死(理由)凡凍殭之人、其全身必冷、故用火燒之、使熱即愈、

三、(姓名)畢三少爺(病症)被臭蟲咬傷、臭氣入骨、經本醫生用香水精五磅服之無效身死、(理由)以香聞臭、天下之大理、因臭氣過甚、故用香水精服之、

四、(姓名)白無常(病症)臟脹病(施術)經本醫生用炸彈二枚食之無效身死(理由)凡臟脹之人、因腹內食物不能消化、故用炸彈二枚炸之、使其腹內之物完全炸毀無遺、

五、(姓名)何藍世(病症)絞腸痧(施術)經本醫生將腹內之腸完全取出拉直、無效身死(理由)絞腸痧、因其腸捲絞、腸斷身死、故將腸取出拉直、不使再絞、

六、(姓名)蕭烏貴(病症)吞鴉片(施術)經本醫生用砒霜二兩服之無效身死(理由)因鴉片乃最毒之物、而砒霜亦毒中之王、故用砒霜服之、其名爲以毒攻毒、

七、(姓名)徐作業(病症)時疫(施術)經本醫生用臭藥水二介倫服之、無效身死、(理由)時疫由微生蟲侵入而成、因臭藥水有殺蟲滅菌之功、故服之、將腹內之微生蟲等殺盡即愈、

煤國黑勿泥大學畢業醫學博士胡杜重報告

李婦專引誘良家婦女、與浪蕩子作伐、彼則可從中取利、以飽其私囊、閨秀碧玉之被其引誘者、不知凡幾、今琴女士又誤蹈覆轍、且尙執迷不悟、余恐其將來必悔之晚矣、如婦之子、浪蕩子、婦之女、淫奔女、與彼等相近、如何能獨清哉、惟琴女士余素知玉潔冰清、一塵未染、今則偶能幸而毫髮不損、則於名譽上未免已有妨害、語曰、過有則改之、無則加勉、臨崖勒馬、尙可收糧、故今借本報一幅地位、以忠告女士、祈望女士從速回頭、庶不負青青之一片婆心也可、一土生按 本篇係由鄙生轉來而鄙生與琴口亦有一面之交、本當盡勸誨之責諒琴女士生性穎悟、必可回登彼岸、則不負小青青與鄙人之一片勉勵、而亦可不負本報之一幅義務忠告也、

的和我大吵特吵、我吵不過、只好一溜烟似的逃了出來、

無巧不成書的一句話、是確實不差的、我逃了出來之後、不願意回到家裏、又不敢回到店裏、恐怕那女郎來要還玉照、叫我從那裏去取呢、只好在馬路上踱來踱去想一個妥當的法子、去抵住不賢婦的無名之火、哈哈、不巧的事情又來了、甚麼呢、原來那女郎走到半路、想起肖照來了、慌忙奔到店裏、向寫字檯上一瞧、見那話兒不見、便問賬房陸君、那陸君也不知道、只好叫學生子領了女郎、到我的家裏、來問我要肖照了、那時我看是看見她、可是我不敢上前招呼、即往斜裏避一避、隨她走到我的家裏、……我那不賢妻、

見她來要還肖照、又纏到夾壁去了、說我走到外面、就和她定下計策、叫她趕到我家、要還這幾張照片的、可憐那女郎、糊裏糊塗的走上門來、肖照沒有討着、倒反而吃了一頓大罵去、我雖立在門外、不敢進去、然而裏面相罵的聲音、倒聽得明明白白、沒奈何硬了頭皮、推門進去、實指望解去誤會、和平了事、那知不進去倒也罷了、一進去更不得了、起初她們二人吵吵、也快停止了、一看見我進來、好像火上加油、雙口並罵、四手亂點、咳、這真是我晦氣十足、黑雲高照、以致發生出這種事情、後來虧得鄰居長幼、做好做歹、把這樁事情、和平解決、到如今思想起來、怎不令人愧死呢、



本報歡迎投

中國第一靈驗丹方無論  
新老各種危險白濁百藥  
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  
并無苦味惡味服藥時多  
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  
尿管中之膿液淋濁梅毒  
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  
由大小便中漸漸洩出



●奉農商部  
定可保險除根永不復發  
●每料只取藥本  
●大洋二角五分  
總行雲南路一九八號  
分行九江路二五〇號  
養和堂  
大馬路一四馬路 各煙店  
二馬路一五馬路 錢莊均  
三馬路一六馬路 有代售

製袁  
痛瘋骨痛露  
主治  
骨節酸痛 四肢痠痛 瘋濕骨痛  
肩背腰痛 寒濕凝筋 渾身酸楚  
腿膝疼痛 半身不遂 邪風感冒  
每瓶大洋六角 務請認明金雞商標  
上海西新濟華堂藥房發行均有分售

司公品食一唯國中  
天 羅 大  
應待招子女酌小意隨食麵種各心點西中  
到週酬  
●角四位每甲指修子女●  
角二洋包每淋淇冰包紙牌花荷售經  
廿百二千七央中話電口路南雲路京南

司公片影聯友  
品出次五第  
俠女  
演主 羅林徐崔  
美美琴若  
俠如芳鈞  
現已開攝  
不日出片  
導演 陳鏗然  
影攝 洪偉烈  
紅 蝴 蝶

宜便真棧信良改  
角二洋小售足張百每  
品出號紙順豐慶街湯盆海上

申 曲  
新 筱 王  
琴 雅 王  
珍月趙 珍鳳王  
改良  
女合演喜慶  
堂會定期不  
誤價洋十六  
元八住法界  
寶昌路恩派  
亞影戲院口  
居安里一號  
門牌如蒙賜  
顧無任歡迎

公平汽車公司特備新式  
汽車日夜出租電話北四  
四九十開設東百老滙路  
公平路口第六四一二號  
租出車汽

招 登 廣 告

青 年 男 女 的 救 星  
年 青 之 救 星  
不可不讀的刊物  
局書洲五橋浜橫東所行發  
館報本處售寄  
內服的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  
潰爛特具神功  
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 
外搽的...  
治梅毒瘡瘍腐爛及一切皮膚疥  
等收口奇速  
每盒洋一元每盒二角  
六 零 六  
內服外搽  
哈 蘭  
名 滿  
路馬四海上  
行發房藥大和太  
天 下

柳花  
名滿  
路馬四海上  
行發房藥大和太  
天 下  
六 零 六  
內服外搽  
哈 蘭  
名 滿  
路馬四海上  
行發房藥大和太  
天 下